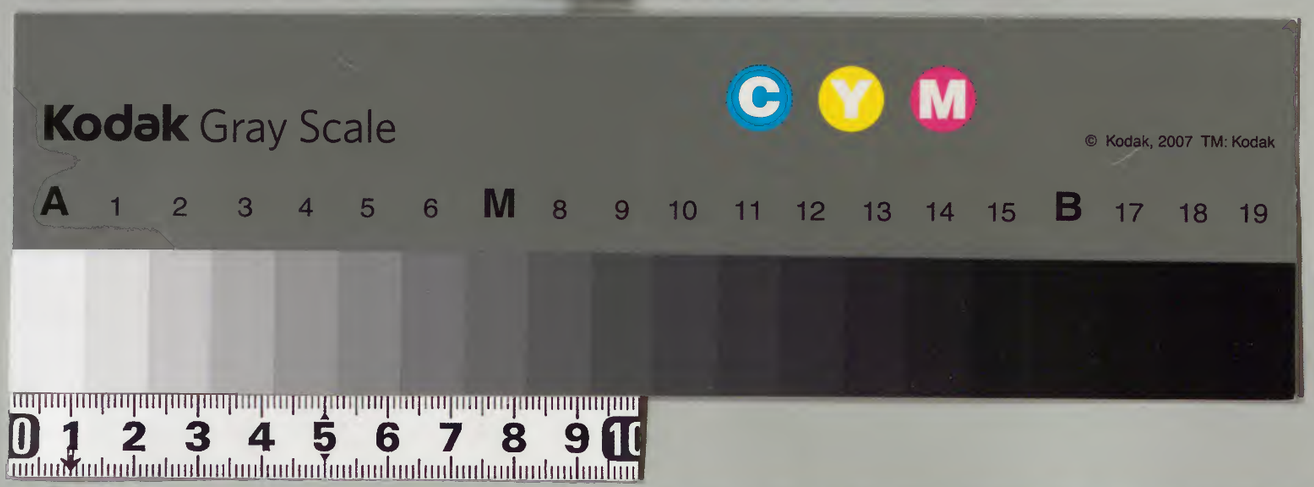
論語精義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八五一三 號
冊 一四
函 七五
架 一二

論孟精義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3
冊數 14 (8)
函號 275 135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xrite
COLORCHECKER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明道曰明日遂行言語不相投也

范曰靈公問陳則其志可知也故對之明日遂行夫子豈不知靈公之無道而人其國如靈公猶足用爲善也況不爲靈公者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亦不爲苟去此聖人之行也

謝曰善戰者不陳陳兵之末也若致天討無敵於天下蓋將有征而無戰何陳之有

楊曰秦不用周禮詩人知無以固其國則爲國以禮軍旅

非所問也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陳亦軍旅之末故問陳以是對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宜非君子所有事者然禮藏於器以爲用而天下之至賾存焉使靈公聞是而究其說則循而達之斯知所以爲禮矣聞而莫之省則知其不足與有爲也故明日遂行與孟子對齊宣王問齊威晉文之事同意

尹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畣以未之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伊川曰君子固窮固守其窮也

范曰君子身有窮而道不可窮故困而不失其所亨小人貧斯約富斯驕困則必屈其志窮則不安其命故窮斯濫矣

謝曰子路尊聖人惡夫上下之無交也是以慍見夫子謂汝以修德而名達乎所以異於人者特固窮而不若小人之斯濫也知此則窮達不在我矣何窮之有

楊曰疑君子之不窮則無命無命則僥倖之心生故窮則濫

侯曰子路之慍見不受命者也苟不受命窮斯濫矣

尹曰君子之窮也則守道而不變小人則無所不至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范曰子貢之學病在於博而不能守約也故夫子問以教

之子貢以已觀夫子則誠以爲多學而識之矣故曰然然其知足以知聖人多學而識之未足以盡夫子之道必有其上者故又曰非與夫子知其可以語上也故又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曾子守約有受道之質故夫子直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子貢則先攻其失而後語以至要也

謝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孔子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而彫刻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楊曰子貢蓋嘗博之以文矣至是欲約之故告之以此然亦當其可也

侯曰聖人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貫而已何用多學

哉子貢初疑而終喩故夫子告之曰予一以貫之

尹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語曾子一以貫之蓋不得其問而告曾子復深喩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其問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而不能如曾子之唯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范曰德者自得於內而不願乎人知也楊雄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子路以君子有窮至於慍見是修身而必欲我知也故曰知德者鮮矣所以責而進之也

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德者鮮故也

楊曰人不知德則無以入德故貧則怨窮則濫言此以救
子路慍見之失
侯曰君子而知德猶飲食而知味也飲食而知味唯易牙
能之故曰由知德者鮮矣知德則知道矣
尹曰知德者鮮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范曰聖人酬酢天下萬事之變其中心實無爲也舜得禹
咎繇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故恭己
正南面而已矣
呂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與人爲
善則人效其能夫何爲哉君猶心也天下四體也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其是之謂與
謝曰楊子曰襲堯之跡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垂拱而
視天民之阜也無爲也
楊曰惇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皆天也舜何爲哉恭
己奉天而已
侯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
尹曰聖人之治天下豈事事而爲之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其治天下之道畢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然後

可以祈益　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更有一段在子張篇博學而篤志章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則不離於道道無往而不可故遠則蠻貊近則州里坐立登車莫不見之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則所見無非道也子張之學外有餘而內不足故必敷陳以告之使之自外而入也

謝曰言忠信言斯有物行篤敬行斯有常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故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同於無物與焄蒿悽愴無異倀倀然無地可履故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教以忠信篤敬之道也道也者忘之不可不忘不可惟正心誠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下帶而道存者得之當職疑在前在衡時豈有物參倚也

楊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必有事焉之意其者指物之辭所謂其者果何物也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得矣

尹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子張於忠信篤敬有未盡焉書諸紳則欲事斯語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范曰史魚一人之行也故曰直蘧伯玉衆可繼之行也故曰君子君子有賢之德業者也

謝曰蘧伯玉近於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史魚愛君之意則多然明哲之所爲不如是

楊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焉故於蘧伯玉曰君子哉

蓋如蘧伯玉而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雖欲卷而
懷之有不可得也
侯曰史魚之直知直而不知權者也知權則直在其中矣
蘧伯玉進退之間爲君子則知行藏用舍矣
尹曰史魚之所處謂之直可也然未若蘧伯玉之爲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
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范曰失人則在人者不得其所處矣失言則在己者不得
其所當矣皆非所以爲知孟子曰知譬則巧也夫欲不失
人與不失言皆可勉而能也而況聖人知周乎萬物而道
濟天下豈有一人不得其所處一言不得其所當者乎
謝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可與之言

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則必有一於此矣
楊曰中人以上不與之語上則失人非成德也中人以下
與之語上則失言非達材也灼知人才之上下非知者其
孰能之
侯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矣
尹曰知者之於人於言蓋兩不失之者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伊川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古人有
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爲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
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　或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編謂所利者
大一身何足惜也先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太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
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賭一箇是
范曰志士者志於道仁人者主於仁身之所重者生也苟
有害仁則殺身以成仁況輕於生者其肯違仁以求之哉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楊雄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
神唯賢者能權輕重而取舍之仁人者聖人之次也
呂曰不私至德以私至德
謝曰仁人之死生無擇也志士於死生取義也方其舍生
取義外物亦不足以間之故所成者仁
楊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行也夫是之謂
志士雖其心未能不違仁其欲成仁則與仁人一也

侯曰志士志於仁者也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義之當爲計較一生則害仁矣故曰仁人求生害仁殺身
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二十道上別出
尹曰志士仁人雖於死生利害之際唯知有仁而已故殺
身以成其德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伊川曰子貢問爲仁孔子告以爲仁之資非極乎言仁也
范曰事大夫之賢者友士之仁者推而至於天下之善無
所不取其仁豈不大哉顏淵問仁子曰爲仁由己子貢問
爲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由己者自誠而明者
也由人者自明而誠者也自明而誠者聖人兼之故舜自

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爲聖亦必由此猶工欲善其事無不先利其器也

呂曰仁者兼容遍體不與物共則不達事賢友仁達仁之先務與

謝曰太夫在所尊而況賢者士在所禮而況仁者事之友之則必有敬心存焉如之何仁不自此生也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其有所事有所友故也介甫曰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

楊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輔仁之器孰利於此

尹曰欲爲仁者當先擇仁賢而從之猶工之先利器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伊川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百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獨於告顏子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

又曰舉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　又曰行夏之時得其正也乘殷之輅質也服周之冕文也樂則韶舞盡善盡美也問政多矣唯顏淵然後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

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乃爲之北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中庸言三重蓋發明此意　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與從周之文不停從先進則爲時之救言之彼各有當也

橫渠曰顏冉爲邦禮樂制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二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范曰太子之得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太平之事也顏子之才足以任此故以告之自閔子以下不及也堯舜良巧言令色舜難壬人鄭衛殄行故命九官終之以龍作納言然則顏子爲邦何可以不放鄭聲不遠佞人也

謝曰爲天下以禮樂爲本當因襲帝王之迹而損益之放鄭聲如大司樂禁淫聲慢聲遠佞人如遷鼃兜放有苗蓋亂德淫志不可以作心腎和民情非使顏子致戒於斯之意也

尹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可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道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伊川曰思慮當在事外

范曰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亂必生於治危必生

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謝曰莫大之禍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慮遠者可以無近憂古人有見幾於罷醴者似近之矣

楊曰邦分崩離析而莫之慮則季孫之憂其在蕭墻之內必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范曰好德如好色好義如好利好賢如好佞則可謂能自克矣若此者未予歎其終不得見也

楊曰世之好德無誠心則孔子知其已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范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謝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以謂之竊位

楊曰任國事以旁招俊乂爲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

侯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蘧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范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焉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

者可知矣此責於人者薄也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商頌曰湯降不齊聖敬日躋昭假遲遲此人君躬自厚薄責於人也

謝曰惟反己者知無責人之理至於躬自薄則厚責於人也必矣然則不能遠怨者蓋亦未知自愛故也

楊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己其取怨也孰近焉

侯曰不能責躬而責人無己知其取怨也

尹曰小人反是所以多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范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老子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謝曰不留情於無所奈何惟心無滯吝者能之此其意已極高明

楊曰不於可爲之時爲之則後雖欲圖之亦末如之何也已

侯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尹曰事至於無如之何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蓋謂此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范曰朋友講習爲日不足羣居言不及義則不可與人德行小慧以爲知則不足與知道亦難以爲君子矣

謝曰言不及義則必放僻邪侈好行小慧則不可以爲大知其爲小人也必矣小慧與知雖相似其實不同

楊曰羣居言不及義而欲以察慧爲明非居易之道也

侯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則爲惡而已又以小慧矜人則不及於禍亂者難矣小慧非知也察慧而已

尹曰君子義以爲質羣居而言不及之反以才知爲能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明道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伊川曰君子義以爲體全於義也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孫不必言也

范曰義以方外也故君子集義以義爲體則莫不有法度文之以禮故非禮不行言出於己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孫而出者亦孫而入故出之必以孫行之必以信居之以義行之以禮出之以孫成之以信則可以爲君子矣人君之道亦然民之所聽於君者以其有義也故當以義爲體治人莫急於禮人君孫以出之則天下亦歸之國無信不立有此四者可以爲國矣

謝曰日可見之行皆義以方外之事故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

楊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物爲之容節所以行之也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和孫而不以信成

之則其爲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僞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
尹曰義本也而以禮行之以孫出之以信成之斯可謂君子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范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明道曰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求名也有善實則有名名實一也若夫好名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范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矣楊雄曰名譽以崇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名者實之賓也
呂曰論爲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語信道之至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謝曰病人之不己知者則務外務外者兩失之不病人之不己知則務實務實必有名沒世而名不稱無實故也先王之世鄉黨閭里爲善者多無行修而譽不聞者是以名不稱爲可疾後世禮義衰微始有潛德韜光四十年人無識者
尹曰名謂無善之可稱非求名譽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范曰君子忠人故求諸己小人欺己故求諸人求諸己者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自修也求諸人者自棄也故君子之過日損小人之過日益

謝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楊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所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尹曰君子無不求諸已小人反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伊川曰此矜尚之矜也　又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

范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

謝曰自矜則與人有別異之道然不期於爭羣居則與人有和樂之理然不期於黨

楊曰矜而不爲崖異故不爭羣而以和故不黨　或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君子可矜乎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尹曰小人矜持則必至於爭相與則必至於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范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莊夫之言聖人擇爲陽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

以人廢言也

謝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楊曰聽言必觀其行故不以人而廢

侯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以言舉人言或中理不可以非人而廢言故不以人廢言陽貨曰爲仁不富矣此言豈可廢也

尹曰若孔子於宰予孟子於陽貨者是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范曰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者以己之身爲人之身

以己之心爲人之心己欲安故安人己欲利故利人二子之治天下惟恕而已矣

謝曰言恕則忠在其間無忠何所恕也推其道可以極於無我終身行之可也

楊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舍恕其孰可終身行之乎

侯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忠之用也忠且恕也雖聖人亦不越如是而已豈不可終身行之乎

尹曰學貴乎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無我不出乎此也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明道曰直道行毀譽公也
范曰彼善而我譽之彼惡而我毀之毀譽生乎人非生於我之私也故吾心未嘗有毀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如有所毀必有所見矣彼賢而我賞之彼罪而我罰之此三王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故天之於人作善降之福作不善降之禍善不善在人而禍福降之天無私焉有心毀譽之則非直道也
謝曰聖人本無毀譽心而物未嘗自毀譽也因物可毀可譽而毀譽之是非之心也此之謂直道三代之時民有士君子之行以貶游曰大公至正之道古今所共由也合乎此則為是外乎此則為非其所謂是者非惟聖人之所見天下亦以為是而好之其所謂非者非惟聖人之所非天下亦以為非而惡之聖人因民心之是非好惡還以治之非故矯揉其性而為不可順從之事也三代之君所以治者如此孔子亦出乎大公至正之道而已
楊曰有所譽必有試焉則雖違道以干之不可得也三代之民得以直道而行者以此侯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毀譽不私而已
尹曰孔子之於人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明道曰言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

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横渠曰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范曰史之闕文夫子所以聞見足以及之然而必闕者示信也譬如有馬可與人共則借人乘之不必專之也故闕疑所以與天下共使人皆得通之不必以身質之也今亡矣夫歎學者不然也

謝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楊曰事無徵則史闕文有馬者借人乘之孔子猶及見也今亡矣夫蓋悼時之益偸也

尹曰古之良史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如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也孔子謂吾猶及見之今則無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范曰德者本也言者末也故華言無實則亂德小仁者木仁之賊也故小不忍則亂大謀君子所以貴果斷也

謝曰巧言則心馳於外故亂德小不忍婦人女子之愛也是豈足以成大謀

楊曰巧言必能成理故可以亂德小不忍則義不勇故亂大謀

侯曰巧言似是而非所以亂德小不忍則無含弘之度所以亂大謀

尹曰慎言則可以成德忍性則可以成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范曰衆惡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獨立也衆好之必察焉者爲其近於鄉原也

謝曰其不善者好惡之則是非特未定

楊曰惟有者能好惡人衆好惡而不察焉則或蔽於私矣

侯曰衆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

尹曰孟子之於陵仲子章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橫渠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范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人則有大道有小人則有小道道本無寬廣狹在人非由道也

謝曰人能徇道道不遠人不求道道豈求人哉

楊曰推而行之放乎四海而準人弘之也不爲窈深不爲道固自爾非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范曰舜戒群臣不曰無過而曰予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況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爲過若其能改則不爲過也

謝曰改非過也所謂如日月之食焉

楊曰過而改之則復於無過矣何過之有

侯曰改過不吝所以稱湯也

尹曰君子不曰無過而以改過爲美也成湯之聖改過不吝況其下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范曰聖人求道其勤如此而況其下者乎思而不學則殆
故廢寢食以思無益不如學之益也
謝曰非特以爲無益也止於思則殆故濟以學
楊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固不可以不思
也然而未嘗學也而徒思焉譬之耕也未嘗種藝而惟耘
耔之務則其無益也明矣
尹曰廢寢食以思不如學之益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
范曰耕所以爲食也而餒存焉未必得食學所以爲道也
而祿存焉未必得祿農夫不爲有餒而不耕君子不爲不
得祿而不學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治其本不恤其
末也
呂曰使人易憂貧以憂道則何所不至
謝曰貧賤困辱其來既不可却而有道者能處則何
貧之有是以能知重輕緩急者止於憂道
楊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修其天爵而
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爲人之事則何謀食憂貧之
有
侯曰君子志於道食非所謀也志於食則害道矣猶耕也
本爲謀食非求餒也而餒在其中矣學本進道非求祿也
而祿在其中學者惟道之不進爲憂貧非所憂也孟子曰
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祿在其中矣

尹曰耕所以爲食也而餒存焉學所以爲道也而祿存焉故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蓋所以治其本而不恤其末曾何以在外者而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明道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言爲學始末當如此爲政始末亦然

伊川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眞知未有不能行者　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仁能守之有諸己也莊以涖之行己也動之以禮在彼而應也有始有卒者先後之序也　周孚先問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學學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事君如何先生曰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范曰知周於物故能及之仁有諸己故能守之莊所以自敬也禮所以自立也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必由此四者所以能久而成也

呂曰德不據則雖得必失德輕則民不敬文則不足則未善

謝曰此非仁知之盡也若知之盡豈有不能守之之理若仁之盡豈有不能莊不以禮者莊以涖之動之以禮亦所

以養仁然苟有所守其於禮雖不中不遠矣故止曰未善也

楊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人欲或勝之雖得必失矣仁能守之足以長人矣然而不莊以涖之則無方以外而民不敬色莊而已動之不以禮則民將貌事之而心不服故尹曰士之於學人君之於治當盡此四者至於動之必以禮而後成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明道曰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知此則盡于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

伊川曰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也范曰知其大則爲君子知其小則爲小人居仁由義大也利於一已小也君子之道大故人不可以小知抱關擊柝不以爲少祿之以天下不以爲多故可大受小人則反是故治國必用君子不可用小人夫子於君子小人每分別言之欲人君以此辨之也

呂曰君子不可以小事取知可以大事自受也故不以能自名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小人反是

謝曰大受所得者大如受道之受大受則失不可以小知小知則失不可以大受蓋昔之善相馬者猶得其精而遺其粗物色牝牡或不察也亦何疑於學者

楊曰君子養其大體而已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反是

侯曰君子不器故可大受大受受道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可小知哉小人器識卑下反此者也

尹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明道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言不宜爲仁如蹈水火

伊川曰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　趙景平問未見蹈仁而死者何謂蹈仁而死曰赴水火而死者有矣殺身成仁者未之有也

范曰水火所以養人亦所以害人仁道甚易而不傷人民有蹈水火而死者而民畏仁莫肯爲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於聖人去之則近於禽獸君子不以仁爲難故無終食之間違仁凡民之情以仁爲難故畏之甚於水火夫子言此所以教民爲仁也

謝曰仁者非不死特非蹈仁而致死也是以異於水火水火能養人亦能殺人而仁未嘗殺人此所以甚於水火

楊曰水火民賴以生民之於仁也其欲有甚於生者則仁固有甚於水火矣冒利而蹈水火而死者有之未見蹈仁而死者則世之人喩利而不知害故也

侯曰人非水火不生活是人於水火不可一日無也然赴水火而焚溺也是水火有殺人之理也故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至於仁則未見蹈而死者也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如此仁亦可以人蹈而死也曰死於仁是義也非仁殺之也仁無殺人之理故也人爲仁而死之耳豈有盡人道而殺人者乎仁與義學者宜究其體用而默識之孔子只言仁而孟子言仁必言義義所以成仁也集義而生浩然之氣仁也

尹曰愚民之憚於爲仁也甚於水火故孔子之言深切如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明道曰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　又曰善名在外則可讓矣

范曰仁道在己則克己復禮惟之於人則博施濟衆惟力行而已雖師長無所讓爲仁由己非由人也

呂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當其成物則不可以不教人故不以師道自讓

謝曰爲仁由己師何與焉人爲之己亦爲之非不讓也如聞斯行之者

楊曰講學宜有讓於師至於天下歸仁則雖欲讓將安所讓乎

侯曰爲仁由己克己復禮爲仁雖欲讓於師得乎

尹曰師長猶無所遜況它人乎聖人勉人爲仁由己者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明道曰諒與信異貞大體是信諒必爲也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烏乎執

范曰孔子之教人未嘗不以兵食可去信不可去不能正固而守信亦未足以爲君子也君子之道不失其正一以貫之在其中矣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直躬證父尾生守死非不信也其可以爲正乎

謝曰諒有徑徑之意貞而不諒豈以正行者也哉

楊曰君子正而已不諒而爲固或問君子可不諒乎曰惟貞故可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侯曰貞非固也而有固之象焉君子堅貞而義以行之故曰君子貞而不諒諒信之固而小者也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尹曰正則諒矣諒則未必正也尾生者非不諒也其可以爲正乎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范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非謀食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則受祿而不愧矣先事後得先勞後祿事君之義也

謝曰人浮於食食其焉往

楊曰庶官所以代天工也代天其可不敬乎不敬其事而先食則是矯誣以徇利耳其得罪也將安所禱乎

侯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食爲事則厮役之志也不敬孰甚焉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者此也

尹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其義故欽其事而後食非爲補啜也又曰君子之仕祿食在所後事則始終皆當敬也

不以先後言

子曰有教無類

范曰凡人之性惟在所教善惡無類也教之以善則爲善類教之以惡則爲惡類詩曰螟蛉之子果蠃負之人君之治民學者之教人一也善治民者後世之民可使爲堯舜之民善教人者中才之人可使有聖賢之行也

謝曰善不善何常蹈之則爲君子捨之則爲小人豈有類哉

侯曰修道之謂教豈有類哉有類則非修道也僞也

楊曰苟以是心至雖互鄉童子見不以難與言而不與進

尹曰人性無不善也教之以善則成善類教之以惡則爲惡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橫渠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范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爲謀學聖人之道者不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爲欺僞者同謀所趣不同故也

謝曰不同術也

楊曰若伯夷伊尹之去就難相爲謀矣　或問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說曰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塗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趣則一也若伯夷伊尹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侯曰伯夷之清下惠之和不可相爲謀

尹曰道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所趨異所趨異則豈可與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橫渠曰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范曰天下有道則辭存枝葉天下無道則辭存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辨給華藻文過其實者妄人也

謝曰不辭費也

楊曰辭尚體要貴達而已不以文爲尚

尹曰辭所以達意而已矣

師冕見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之道也

范曰聖人之於人無所不盡其誠見瞽必有敬焉事事而相之所以教人不倦鰥寡不虐無告也推之天下則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弟子詳記之以爲後世法也

謝曰觀聖人誠意如此必無欺暗室之理

楊曰聖人之於人無非道者曰某在斯某在斯之類使其知之是乃相師之道也

侯曰瞽者有所不知不見故及階及席皆告之而又曰某在斯某在斯蓋相其所不知不見而不使師至有過之地也聖人御物之道其仁如此

尹曰聖人處已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可見矣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八上 終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八下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橫渠曰顓臾主祀東蒙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范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之言公而無私一而不二故疑冉求教季氏不爲逆詐知季孫憂在蕭墻不爲億不信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其言如蓍龜唯出於至公至一之心是以言而必中也

呂曰均則貧富等故無貧和則多助故無寡安則人懷故無傾

謝曰社稷臣在社稷之內者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而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謂其瘠魯以肥三家　又曰虎兕出於柙謂季氏龜玉毀於櫝中喻公室三家强則公室必弱矣　又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可也豈以顓臾固而近於費爲憂哉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無貧也不患貧而患不安安無傾也均則不積於有餘故均無貧和則無相爭不足之患故和無寡以此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何止保四封而已

楊曰季氏之伐顓臾其大欲不過廣土衆民利其有而已其次以爲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也故孔子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告之蓋知均無貧則不必利其有知和無寡則不必廣土而衆民知安無傾則後世必爲子孫憂皆過論也而二臣者不能救此孔子所以謂之具臣與然冉求爲季氏聚斂矣蓋用事之臣也故獨責之

侯曰孔子反覆語二臣者責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居其位也器識窄狹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尹曰顓臾主祀東蒙東蒙魯地也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是吾社稷臣也當是時季氏已强公室益弱冉求爲相而不能救之又爲之辭孔子所以罪其言也虎兕喩季氏龜玉喩公室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范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矣天子希不失其天下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諸侯希不失其國者矣陪臣執國命者三世大夫希不失其家者矣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必久而後失之力有大小德有厚薄其理然也蓋周自昭王故其世短道微缺至幽王而亡十世矣魯自宣公三家始强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於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過此矣　又曰天子之政未嘗不在公卿諸侯之政未嘗不在大夫公卿大夫皆賢也則政出於君矣惟其非賢是以君弱臣强政出於下也詩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古者上誦箴課士傳民語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未嘗不議也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民言得達於上則下無所議也

楊曰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又曰庶人不議者百姓謂我自然莫知為之者何議之有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政逮於大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范曰魯自宣公祿去公室至定公五世矣祿之初去公室大夫猶有未專政者也政逮於大夫無不專者四世矣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又失之故三桓之子孫亦微矣

呂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其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為等庶人不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

謝曰請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

謂理也故禮樂惟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如災異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政逮於大夫至如今四世矣三桓子孫不微何待再有季路不知也而猶欲強之

楊曰所以徵前說也

侯曰世道交喪君不君臣不臣其能久乎

尹曰禮樂征伐出於天子者也諸侯專之逆天理也未有能過十世而不亡者愈逆於理則其亡愈近故大夫不過五世陪臣不過三世唯天子有道則政不在下而衆庶無得而議當時三家竊國已四世矣其子孫安得不微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橫渠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范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友之損益一同書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益友也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損友也人君所友繫一身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可不慎哉
呂曰友直則知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辟習於容善柔能爲卑屈便佞習於口才友便辟則德不修友善柔則志不立友便佞則過不改
謝曰志無所惲則滿謂人莫己若則亡有志於道者可自省也友直諒多聞則心常歉然矣友便辟善柔便佞則必自滿
楊曰直則不阿諒則不欺多聞則畜德故可資以爲益便辟則不正善柔則無責善之義便佞則禦人以口給皆非能忠告而善道之者也故損
尹曰便辟足恭也善柔令色也便佞巧言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爲損益有如是者可不愼擇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橫渠曰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友以爲文也驕樂侈遊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又曰樂宴安樂之損益皆同禮所以修外主於和外貌莊敬樂所以修內主於和樂則作事可法中心和樂則鄙詐不生動必以禮樂爲節此益者之樂也樂道人之善則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故辟隱惡而揚善太有之世

通字恐衍

遏惡而揚善所以順天体命也人君有天下則當友天下之善士故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樂多賢友也丹朱慢遊是好傲虐是作驕樂也太康遊畋十旬不反佚遊也桀紂幽厲以酒亡國宴樂也人君所樂繫一身之安危天下之存亡可不慎哉

呂曰節禮樂則義精通道人善則道弘多賢友則德有輔驕樂則淫佚遊則荒宴樂則惰

謝曰節禮以樂節樂以禮則常莊和能樂道人之善則必不伐善樂多賢友則志在成德而不在聖 誤 人驕樂佚遊宴樂皆所謂酖毒不可懷也

楊曰節禮樂以進反爲文則無銷放之弊樂道人之善則與人爲善者也樂多賢友則樂取人以爲善者也故益驕樂則傲佚遊則荒宴樂則怠宴安也故損

尹曰禮有節則不離樂有節則不流樂道人之善是與人爲善樂多賢友以成己之德驕樂侈靡也佚遊也宴安也三者其爲損益也如此君子之於好樂其可不慎乎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范曰君子養其內心故言無不中理欲無此三愆者在修其內而已矣

呂曰躁則不重隱則不忠瞽則不强

謝曰時然後言所謂時當其可也

楊曰君子有德位之通稱也躁者以言餂之隱者以不言餂之皆穿窬之類也瞽者則人言皆失矣愆孰甚焉

侯曰愆過不及也言得其時則無過不及矣

尹曰時然後言則無待君子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或問孔子言血氣如何伊川曰此只大凡言血氣如說南方之强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强者是禮義之强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强悍所謂强者是血氣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也

范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故舜耄期亦倦于勤志氣無時而衰故曾子將死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其少未定其壯方剛其老既衰者血氣也戒之在色在鬭在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之所動是以孟子養浩然之氣孔子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呂曰少則動壯卽好勝老則收斂皆氣使然唯君子以德勝氣

謝曰勝德者不爲血氣所使故持其志無暴其氣以養之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受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勝故也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不隨血氣盛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楊曰血氣之剛故盛則强衰則弱强則尚勝故戒在鬭弱則屈於物欲故戒在得若夫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矣尚何盛衰之有

侯曰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終日兢兢尚何血氣盛衰之可戒哉此成德也學者則當恐懼修省無終食之間違仁故有爲此三戒

尹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爲血氣所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伊川曰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范曰君子修其在己者而聽其在天者故畏天命大人者王公卿大夫之在位者也孔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趨故畏大人聖人之言天也故畏聖人之言小人行險以徼倖故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不明於人倫不嚴於君臣故狎大人淺不可以測深小不可以知大故侮聖人之言

呂曰心服曰畏畏天命者吾命之所由出大人者吾身之所以制聖人言者吾德之所以人無大於三者大人乃王公大人之稱

謝曰天命不僭大人若天者也聖言談天者也畏之故事之小人所以不畏特不知此故也

楊曰畏天命所以事天畏大人所以貴德畏聖人之言所以尊道

尹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伊川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才也

范曰此言聖賢之性分所以戒困而不學者之爲下也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所以勉困而能學者之爲上也聖人之於人或戒之或勉之皆所以導人爲善是以言各有當也

謝曰生而知不待學學而知不待困人皆有聖質特念不念敏不敏異爾困而學者知困然後能强勉以求復其初及其知之一也

楊曰生而知之者不思而得也學而知者思而後得也困而學之則出於强勉而已雖其資不同及其知之則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侯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然聖人未嘗不學焉學之能

范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夫子之門人蓋不爲少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伯夷伊尹是也

尹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孔子之門人爲不少矣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伊尹傅說之徒則不能故曰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伊川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范曰知景公之富不如伯夷之餓則可謂志士仁人矣程頤疑此錯簡當屬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謝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質美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不累於窮達者也隱居以求其志非愛身以自佚行義以達其道非志於功名

楊曰湯之不可探人之所知也世非嬰孺狂疾未聞有探湯則寧復有爲不善者乎此明乎善者之所及也故聞其語又見其人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非達可行於天下者不能及也充此道者其惟伯夷叔齊乎是故當時孔子聞其語而未見也

侯曰民不稱其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哉
尹曰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臣師曰疑此錯簡當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下
陳元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元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伊川曰孔子之教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此可告之矣此學必待其自官

范曰與於詩故不學詩無以言立於禮故不學禮無以立夫子之教伯魚無異於門人故陳元以為遠其子也

呂曰君子之教其子其法如是

謝曰心氣和則能言知分定則能立

楊曰陳元聞伯魚之言而知君子之遠其子也引而伸之如此然後為善學又曰君子常相親則必知其學詩學禮之詳不待今因其過庭乃曰學詩乎學禮乎則其未嘗私親之也故陳元以是知之

侯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標準學而不得聖人之心皆外馳私意也何以見之吾於陳元問伯魚及退而喜之心見之矣孔子聖人也聖人之心如天地四時萬物生於其中未嘗物物而彫刻之其畜子亦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心也陳元以私己之心期孔子故以異聞問伯魚而伯魚曰未也聞詩聞禮耳陳元退而喜曰問一得三是亦私

意也異聞是陳亢以常人愛子之心問也退而喜以常人自私之心喜也聖人之於子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未嘗遠也未嘗遠也親親之道亦人倫之理盡其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若亢陳亢之心以學聖人日見其離道矣尹曰夫子之教其子亦何以異於門人哉故陳亢以爲遠其子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范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夫婦正家而天下定焉

謝曰欲以正名分也

楊曰當是時稱謂不正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嘗言之侯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爲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如此言之

尹曰此亦正名分之意也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八下終

日本政府圖書館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